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勳

勳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元嘉中爲廣州增城令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除寧遠將軍綬遠太守刺史宗慤又引爲主簿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爲寧朔將軍湘東內史徙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爲寧朔司馬封金城縣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除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前廢帝卽位己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明帝卽位加寧朔將軍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徵還都除輔國將軍兼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拜太子左衛率封郟陽縣侯尋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進號右衛將軍又進號右將軍徵拜散騎常侍改侍中中領軍出鎮廣陵假平北將軍受顧命守尚書右僕射後廢帝

初桂陽王休範反戰死贈司空諡曰忠昭公

條對賈元友北攻懸瓠書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偽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已爲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眾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言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瓠已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已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言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讐報恥伏待朝威臣又言爲垣式寶等

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木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兩州，遣二千精兵，從襄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郢城。臣又曰：爲郢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目此濟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呂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曰：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已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竝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救命。臣曰：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卽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闡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

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
 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連道最是
 要略臣又目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懸瓠二百里中使兵
 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目來僞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
 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
 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境必
 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
宋書劉劭傳泰始四年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
 敗陳邵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召其所陳示勳使其條答勳
 對太宗納之

與殷琰書

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
 僚縱游窮凶靡有紀極於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肉士庶咸願
 一匡予職在直徹目所備親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

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
每從偃簡足下弓衣冠華貴信慨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
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庶計由劉順退
眾閉城當時未下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
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王上救驃騎
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已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
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
已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
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壠乏歸灑之
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

宋書殷
琰傳

又與殷琰書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然窮愁不

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顛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已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已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疏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已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沉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已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已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雕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靈復多白

宋書殷序

傳

沈懷文

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晉光祿勳寂孫。元嘉中，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東閣祭酒，尚書殿中郎，隨王誕後軍主簿，領義成太守。入爲通直郎，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召爲中書侍郎，間行出奔。竟陵王誕召爲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隨府轉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孝建初，轉揚州治中從事史，遷別駕從事史。大明中，遷尚書吏部郎，出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入爲侍中，又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免。尋賜死。有集十六卷。

上言皇子不宜置邸舍

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已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

宋書沈懷文傳子尚諸皇
子置邸舍廷什一爲患偏

天下懷文又
言之不聽

省錄尙書議

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曰巽平辰衡經贊
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於國言夏因虞禮有深
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
式憲之軌弘正漢廷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
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治歷朝罔或及乎爵曰事變級
曰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有革按台輔之職
三曰禮典曰和邦國曰統百官四曰政典曰平邦國曰正百官鄭
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攷於茲事備於典文詳古準
今不宜虛廢

朱書沈
愷文傳

揚州移治會稽議

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監國其揆一也苟

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宋書沈懷文傳揚州徒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宋書沈懷文傳墾起湖田議

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呂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鄴等三縣去治竝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所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已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新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宋書孔靖傳大明初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凱鄒顒議宋侍中趙倫之碑

君戮力日致誠吐規呂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旛動則敵氣霧消御覽三百三十七

沈懷遠

懷遠懷文弟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坐事徙廣州前廢帝

時還爲武康令有南越志八卷集十九卷

長鳴雞贊

翠冠績萑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驚晨

初學記三十

博羅縣篔簹竹銘

篔簹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一丈其直如松

初學記二十八錦繡萬花谷續四十

戴法興

法興會稽山陰人元嘉中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召爲記室令史義康敗歷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隨府補南中郎典籤孝武建義轉參軍及卽位召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孝建初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大明中封吳昌縣男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爲閩人華願兒所譖免尋賜死泰始二年追復封爵有

集四卷

議祖冲之新厯

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
圭宿案冲之所議每有違舛竊曰愚見隨事辨問案冲之新推厯
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與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
恆度而宿無改位古厯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鶩史官喪紀爰及
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規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卽與古厯
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曰正仲冬直曰月
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曰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冲之
曰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
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
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
幽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
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就如冲

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閏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卽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闕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千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問時曰作事事曰厚生曰此乃生人之大本麻敷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爲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旣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舍形實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曰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

仍往則七政不日機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已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避疾。悉曰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避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猶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卽如歲星在軫。見超七晨。術家既追算。曰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曰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曰爲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曰遂情。愚謂此治歷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

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而此則當
縮反盈應損更益

宋書歷志下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五終

全宋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照

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居東海。元嘉中，臨川王義慶召爲國侍郎，又爲始興王浚侍郎。孝武卽位，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出爲秣陵令，轉永嘉令，除臨海王子項前軍參軍。泰始二年，子項敗，爲亂兵所殺，有集十卷。

蕪城賦

湖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掩日漕渠，軸日崑崙，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鞶人，駕肩輿，閉撲地，歌吹沸天，孽貨鹽田，鑿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列濬洫，圖修世，已休命。是已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峯若斷崖，巖似長雲，製磁石

目禦衝糊楨壤目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
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池盛階闕靡
隨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噪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鳴嚇雜
伏賦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堦白楊早落寒草前衰稜
稜霜氣藪藪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沓而無際叢薄紛其
相依通池既已夷岐隅人已殞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
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繡帳歌堂舞閣之基琬淵碧樹弋林釣渚
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
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
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
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運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

共盡兮何言

文選 類聚六十三

遊思賦

雲徑

蘇文類聚作遷

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駕浦涼烟兮冒江

蘇文類聚

作虹初學

記三作江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汙汙

蘇文類聚作茫茫

兮無底山森森

蘇文類聚作參參

兮萬重平隰兮互岸通川兮瀉壑仰盡

兮天經俯窮兮地絡望波際兮曇曇眺雲間兮灼灼乃江南之斷

山信海上之飛鶴指煙霞而問鄉覽林嶼而訪泊撫身事而識苦

念親愛而知樂苦與樂其何言悼人生之長役捨堂宇之密親坐

江潭而爲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昌響湍泉夜

下而鳴石結中洲之雲蘿託綿思於遙夕瞻荆吳之遠山望邯鄲

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颺雖燕越之異心在禽

鳥而同感悵收情而收淚遺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幾時彼月滿

而將蝕生無患於不老奚引憂日自逼物因節目卷舒道與運而

升息賤賣卜日當壚隱我耕而子織誠愛秦王之奇勇不願絕筋

而稱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叢棘

本集

蘇文類聚二十七

傷逝賦

晨登南山望美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

若窮煙離若箭弦

初學記作斷絃

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

金扁於下泉永山河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眾

代於古年逝稍遠而變體沒幽明而改時覽篇迹之如且婉遺意

而在茲忽若謂其不然自惆悵而驚疑循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

升基服委襟而被帶器蒙管而縞絲志存業而遺績身先物而長

辭豈重歡而可觀追前感之無期寒往暑來而不窮哀極樂反而

有終燧已遷而禮革月既逝而慶通心微微而就遠迹離離而絕

容白日謁而回陰閨館寂而深重冀憑靈於前物仁美日乎房櫺

徒望思曰永久邈歸來其何從結單心於暮條掩行淚於晨風念

沈悼而誰劇獨嬰哀於逝躬草忌霜而逼秋人惡老而逼衰誠衰

羣之可忌或甘頽而志遠彼一息之知景乃累恨之長暉尋平生

之好醜成黃塵之是非將滅邪而尚在何有去而無歸惟桃李之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反靈質於二塗亂感悅於雙抱日月飄而不出命儵忽而誰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風露之停草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其甘苦其幾人曾無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啟陳書而遺討自古來而有之夫何

怨乎天道

本集 藝文類聚三十四 初學記十四

觀漏賦

并序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定遠非箭之功爲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爲心不可憑者絃因生已觀我不可恃者年憑其不可恃故曰悲哉況乎沈華密遠輕波潛耗而感神嬰慮者又自外而傷壽曰是思生生日勤矣乃爲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若曰望楚弄參差曰歌越撫凝肌於遷滯鑑彫容於髣髴

初學記作髣髴

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

歇歷攻

藝文類聚初學記皆作玉

階而升隄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寫視

驚箭之登沒箭旣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瀾射懸

塗而電飛墜紅臚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緹隱積千里

於空微彼岬岬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

永違昔傷矢之杳禽聞虛弦之顛仆徒嬰刃而知懼豈潛機之能

覺惟生經之霍靡亦悲長而懼促恆證古而秉心抱空意其如玉

波沈沈而東注日滔滔而西屬落繁華於織草殞豐華於喬木對

晨離而後歌據窮蹊而方哭雖接薪之更傳寧絕明之還續貫古

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旣河源

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神怵迴而多慮心軋轉而拋歡望天涯而

佇念摧雄劔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

二生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前算冥定於天秩與艾骨而招病

猶剝腸而興疾情殊用而俱盡事離方而同失聊弭志旨高歌順

煙雨而沈逸，於是隨秋鴻而汎渚，逐春鷺而登梁。進賦詩而展念，退陳酒以排傷。物不可已，兩大時無得而雙。呂蕭晚華而後落，權早秀而前亡。姑屏憂以愉思，樂茲情於寸光。從江河之紆直，委天地之圓方。漏盈兮漏虛，長無絕兮芬芳。

本集 藝文類聚六
十八初學記二十五

芙蓉賦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羣英之豔絕，標高名於澤芝。會春陂平夕，張翠芙蓉而水嬉。抽我矜之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羣芳之微號，□□□□□□□□抱茲性之清芬，稟若華之驚絕。單蔭陽之妙手，測澆池之光潔。爍形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悅。願椒丘而非偶，豈園桃而能埒。彪炳以蒨藻，翠景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菡萏之輕柯。上星光而倒影，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初學記 續羽日晨過。結遊童之湘吹，起榜妾之江歌。藝文類聚 作吳詩備日月之溫麗，非盛明而謂何。若乃當融風

之暄盪承暑雨之平渥被瑤

魏文類聚作碧

塘之周流繞金渠之屈曲

魏文類聚初

魏文類聚初

空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目

魏文類聚初

魏文類聚初

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輝蒸河之銀燭冠五華於仙草

超四照於靈木雜眾姿於開卷閱羣兒於昏明無長袖之容止信

不笑之空城森紫葉自上摧紛湘蘂而下傾根雖割而瑄徹柯既

解而絲繁感盛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為芳也綱繆其為

媚也奔發對粧則色殊比蘭則香越泛明彩於宵波飛澄華於曉

月陋荆姬之朱顏笑夏女之光髮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沒

雖凌羣日擅奇終從歲而零歇

本集

魏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二十七

園葵賦

風暖凌開土冒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黃冠拭葵杖布

蔬種平圻壤通畔脩直膏畝夷敞白莖紫蒂豚耳鴨掌溝東陌西

行三畦兩既區既鈕乃露乃映句萌欲伸藟牙將散

魏文類聚初

爾乃晨

露夕陰，罪雲四委沈。雷遠震，飛雨輕。酒徐未及晡，疾而不靡。柔草
爰秀，剛甲已解。稚葉萍布，弱陰竟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蕝
而被逕，上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魯相，
有不拔之利。資惟二仲，無逸馬之憂。顧葦茶而莫偶，豈蘋藻之薦
羞。若乃鄰老談稼，女嫗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糗梁。甃壺援醢，曲瓢
卷漿。乃羹乃淪，堆鼎盈筐。甘旨僭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
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筯。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
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彼圓行而方止，固
得之於天性。伊冬，箒而夏裘，無雙功而並盛。盪然任心，樂道安命。
春風夕來，秋日一作秋月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已歌已
詠。魚深沈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本集

舞鶴賦

散幽經，已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指

蓬壺而翻翰，望崑閩而揚音。而日域已迴，驚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員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岬嶮而愁暮，心惻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跡，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鷺身蓬集，矯翅雲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翔翥先路。指會規翔，臨歧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睐分形。長揚緩鷺，竝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眾變繁姿，參差游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

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九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偷，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文選賦覽二十七

野鴝賦

序

有獻野鴝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繫，命爲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雉，自遠而稱。棲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璞禽其何取，亦廁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鐘鼓之悲辛。豈徇利而輕命，

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脅，恨

魏文類聚作負

高繳之樊繫。逸辭朋

類聚

而別偶，超煙鶯

魏文類聚作鶯

而風行。跨日月而遙逝，忽瞻國

而望城。踐菲迹於瑤塗，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緒戶，眺左右之

金扃。貌纖殺而含

念一作

惓心，翻越而慚驚。若墜淵而墮谷，恍不知

其所寔。惟君固之珍麗，實妙物之所服。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

鳴鶴鵲程材於梟猛，翬薦體之雕文。旣敷容已，照景亦選。翻已排雲，雖居物已成偶。終在我已，非羣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雁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慚君之稻梁。願引身而翦迹，抱末志而幽藏。於是流歲遂遠，慘節方崇。雲纏海岱，風拂崑潼。飛雲一作霧馳激，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空。立菰蒲之寒渚，託隻影而爲雙。宛拔喙而掩背，悲結悵而滿胸。處朝晝而雅念，假外見而遷排。涉修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冰依岬而早結，霜託草而先摧。斂雙翻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集，事有限而星乖。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聞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殞卵而來鳳，放乳麀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已自申。本集藝文類聚九十一

尺蠖賦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申非向厚，詘非向薄。

蘇文類聚作吟薄

當靜泉浚，遇

躁風驚，起軒軀，曰曠跨，伏累氣而併形，冰炭弗解，鋒刃靡廷，逢嶮

蹙，踣值夷，紆步忘好，退之見嶺，哀必進而爲蝨，每驥首曰瞰途，常

仁景而翻路，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

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曰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

高賢圖之，曰隱淪，智士曰之而藏，見笑靈虵之久，螫羞龍德之方，

戰理害道而爲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本集 蘇文類聚九十 七御覽九百四十八

飛蛾賦

仙鼠伺闇，飛蛾俟明，均靈舛化，詭欲

御覽作態

齊生，觀齊生

御覽作生齊

而

欲御覽作態詭，各會性，曰憑方，凌樵烟之浮景，起熙焰之明光，拔身幽

草下，畢命在此堂，本輕死，曰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

豹，避雲霧而巖藏，

本集

御覽九百五十一 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存有霧縠諸禽獸

案封氏聞見記五

皆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已喻賢者隱居避世引
此賦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則唐本是赤字

爲柳令讓驃騎表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薄屢墜成命仰當
天寵伏抱慚灼臣素陋人本絕分望適野謝山川之志輟耕無鴻
鵠之嘆宦希鄉部富期農牧夙當昌期早值恩洽天綱紛橫皇厯
歸聖左輪不殷良馬未汗功半下列爵超上賞奮迹騰光參駕龍
服翰起雲飛拂翼虹路雖彘之脫駕拖紫捨擔丹轂方之微臣彼
安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況遂頻煩重彰濫越伏願天聽曲成
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及殞特屈慈獎降申愚固則綢繆之施
復踰造物不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言聞

本集

解褐謝侍郎表

臣照言臣孤門賤生操無炯迹鷄棲草澤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廣
矚騰滯援沈觀光幽篋聞道朝年榮多身限思非終報臣云云

本集

謝秣陵令表

時爲中書舍人

臣照言卽日被尙書召曰臣爲秣陵令臣負鋪下農執鬻末皂情

有局塗志無遠

一作建

立遊命

一作此

逢天得汗官牒不悟恩澤無窮

謬當獎試用謝刀筆假承宰職豈是闡情所能克任今便抵

一作祇

召違離省闈係戀國極不勝下情謹拜表曰聞

本集

謝隨恩被原表

臣言卽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曰下浩澤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開遭周典肆管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糶雞脫且悚且懣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泰豈同犬馬且常侍臣淵穉疏草卽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己率禮豈敢慢忘由臣悴賤可悔可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棲無援朝列身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翔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何

則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沉臣一植之功不立眾拔之過屢至同被
風霜異此貞脆善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
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感卽欲頓首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
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白聞

本集

拜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眾善必達百行無一生丁昌運自比
人曹操乏端概業謝成迹徂年空往瑣心靡述褻轡投簪於斯終
志束菜負薪期與相畢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收圓明
兼覽雕狐飾筮備雲和之品潢池流蕩充金鼎之寶鍛羽暴鱗復
見翻躍枯楊寒炭遂起煙華未識微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旨
爲報祇奉恩命憂媿增灼不勝感荷屏營之情謹詣閣拜疏白聞

本集

謝解禁止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感、矧臣人類、
臣間獲過於神、或憑尸祝、已請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
孤賤、盜幸榮級、開溢大誼、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媿
馮衍、有鞮鞢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覽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涯澤
更成妄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歲暮、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
懼嘆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臣聞本集

侍郎滿辭閣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闈、雲路從茲自遠、鮪經沈藏、方
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器机窮賤、情嗜躡昧、身弱消楚、地
幽井谷、本應守業、墾墾荆菝、牧雞圈豕、已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
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跂、還陋
鷲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目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
累、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衰合、束馬理輪、絕游息世

宿福餘慶爰遊聖明煦蒸霜霰萃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
勒負羈班榮扈隸矜愚訓短哀宥弗及奉此而歸足日沒齒雖靡
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

奉辭呂聞

本集

轉常侍上疏

臣言卽日被中曹板轉臣爲左常侍臣自惟常人觸事無可謬被
拔擢實爲光榮臣旣無髣髴上報殊絕之恩有分每豐其過前後
輕重輒得原恕獎呂君子之友赦其不閑教訓大愆不責矜澤必
加是臣所呂夙夜自念知遭遇之至深至厚也未冀未望便荷今
榮欣喜感悅不敢僞讓庶保終始身命爲初不勝下情謹詣闕拜

疏謝呂聞

本集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祗多彌貴信之華封故德積則

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口中氣正凡鍾靈納祉誕躬紫閣膺
祚朱紱弧矢夙陳璋璋攸覲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字柔顏
載暉凡在猷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
謹奉表曰聞本集

皇孫誕育上疏本集

兼郎中令侍郎臣照言伏承東儲積慶皇孫誕育國啟昌期民迎
福運臺禁稱祉并廬相賀伏惟聖懷載深鴻念不任下情謹詣閣
上疏曰聞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士疏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照二

謝賜藥啟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羶落先傷、衰痾早及、遐澤近臨、猥委存卹、癘同山岳、蒙靈藥之賜、患非河間、謬仙使之風、恩逾脯糗、患重帷席、荷對銜慚、伏抱矜渥、本集

謝永安令解禁止啟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絕三仕、邀世逢辰、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雖誓投織生、昊天罔極、迄無犬馬、孤慚星歲、加已淪節、雪颯沈誠、款晦值天光燭幽、神照廣察、澡聖從容、與物更稟、遂瞻曬陽春、前汰秋水、綴翼雲條、葺鮮洪沼、洗膾明目、扞手太平、重甄再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彌運復垂、埏飾矯迹、升等改

觀非服振纓珥筆聯承貴寵豈臣浮板所可恭從實非愚瞽所宜
循踐瑣族易灰脆漏已迫空荷載靈終責仰復飲冰肅事懷火畢
命不勝屏營之情謹啟事己聞本集

論國制啟

臣啟臣聞尺量之錦工者裁之袤丈之木繩墨在焉事無巨細非
法不行當今世問政睦藩國相望君舉必書勅成準式息躬聖壤
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
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
多殊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
下揆國訓繁簡之誼傍酌州縣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恆制豈
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已啟聞煩而非要伏追慚

悚謹啟本集

謝上除啟

臣言被宜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倚已豐天澤所及且喜且懼
但臣自丁常相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日榮願直爾不少冒乞停
止上除伏望重許千歲悚息本

請假啟

臣啟臣居家之治上漏下瀝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
功力板舖綯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
手啟復追悚息謹啟本

臣啟臣所患癩留病軀沈痼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閒困或數
四委然一嘆瞻景待化加已凶衰嬰造慘悼終鮮兄弟仲由所哀
臣實百罹孤苦夙丁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
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麤食淡
羸耗增疾心計焦迫進退罔躡冒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
許臣違福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啟涕結伏追惶悚

謹啟

本集

奉始興王命作白紵舞曲啟

侍郎臣鮑照啟。被敎作白紵舞歌辭。謹竭庸陋。裁爲四曲。附啟上呈。識方泯悴。思塗猥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不足旨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慚隨悚盈。謹啟。

本集

通世子自解啟

僕曰常桓。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久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於茲六祀。墜屐永往。遺恩在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宣。

本集

重與世子啟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曰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極德。用缺進心。今者之請。必願登

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餐粟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還私，兩者無異，而於僕無用，有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慚感。

木集

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菰，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曰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遊神清沓，流睇方曠，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拔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帟，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

疏文類聚作湖澤脈通

苕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

疏文類聚作

之鳥，水

化之蟲，曰智吞愚，曰強捕小，號噪驚聒，紛初其中，西則迺江水，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人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脩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壘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綺，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侶絳天，左右青鸞，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

魏文類聚作盡

金光，半山曰下，純爲黛色，信可

曰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澗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應擊湧澗之所，宕濞，則上窮菽浦，下至掄洲，南薄鸞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杳，弱草朱靡，洪漣隴盛，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碣岸爲之輓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突，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鳴，魚蛟水虎之類，脈首象鼻，芒鬣針尾之族。

石罅土蜂，燕箕雀蛤之儔，拆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彼草

渣浴，兩排風吹，滂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

樵蘇一嘆，舟子再泣，魏文類聚作悲誠足悲憂，魏文類聚作憂悲不可說也。風吹

雷颯，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

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本集又魏文類聚二

十七案照妹字，合暉照荅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河清頌 井序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允宋書考績於今，鴻犧已

降，遐哉邇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垂助，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

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

朴牛大蠙，爰定祥厯，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

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宋書頌聲句在不作下庸非惑歟，自我皇

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宋書作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

靈

君圖帝寶，祭爛瑰英。固曰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

作上下文同軌通，表裏燼福。宋書作禮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

外，宋書作表夷貉懷惠，秩禮郵勤。散露臺之金，振民舒國。傾御邸之粟，

宋書作金新國振民，傾鉅岳之粟。約違迫魯，奢去甚秦。宋書作秦甚燕無雷

飲，宋書作不不盤樂物色異人。優遊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宋書作游游據正顯

不失心幽，精昭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宋書作斧號令

不肅而自嚴，宋書作嚴而自肅不無尋鳳舉之事。宋書作使豈怪不召而自彰，博

里神行，飆塵不起。農商野廬，遊城偃擁。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

西爵，充羅外苑。宋書作固阿紉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俯

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宋書作士民殷富

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

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醜鐵而已哉。是曰嘉祥累

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

六仞本集脫佛字秀銅池發膏畝宜曰謁薦郊廟和協律呂宋書

律呂在謁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宋書作昧

若有望而未至闕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

是曰琬碑鏤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

律之士蘊儼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佺睠九壤

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

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啟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

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

一聖是且暮也豈不信哉宋書作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

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悖風遷俗文教也誅莖揭

黜宋書作殊東顧絳闕武功也鳴禽宋書作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敷武功、其崇如此、闡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寶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曰豐功、躋命潤色、騰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宋書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邇臣子舊職、國家通議、宋書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故宋書不勉乎、乃作頌曰、

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羨埃絲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聲繡成景、粉纈顯軒、徒翫井科、未覩天河、亙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轍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聞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垌、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龜鼎遷宋、玄

圭告成大明方微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麻攸歸謀從筮協神與
民推黃旗西暎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簡珠冕龍
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恆通變
一物有違咸言毀賸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
崇饗祀勤隆耕藉餽酎秋羊封堦春幣嬰耄兼梁鰥孤重帛體由
學染俗目效憑禮導刑清樂鬯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旌伏
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鷄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
程駿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覲桴鼓凝埃烽驛垂纒銷我長劔歸
爲農器闕外水鄉郭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東北絕絕嶺丹渾渾
泉黑移琛雲勉轉隼叩燹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
盛班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
仁草晨孳德宿宵映海無隱錫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
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閭節露流閭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

也斯偉慶方濬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鼎遐年澄波崑
岳鏡流葱山泉石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嶺降眠曬淵朱宮潛耀
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壑曾
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竦
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
術訐謨布簡絲言盈室穢有絲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脩源重波酌容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岳秀星駢羅垂
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秦階
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
頌鋪德樹聲本集又宋書臨川王道揚傳又略見北堂書鈔
一百五十八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又十八

佛影頌

形生麤怪神照潭寂驗幽旨明考心者迹六塵煩苦五道縣劇乃
炳舟梁爰悟淪溺色丹兒纘畱相瓊石金光絕見玉毫遺覲俾昏

作頌效順去逆

本集

凌煙樓銘

并序宋臨川王起

臣聞憑颯薦響唱微效長垂

一作乘

波鑿景功少致深是日冰臺築

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已贊生通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樓棲置崇迥延瞰平寂卽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嶺相葺重樹窮天迥原盡日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已暉曠高明藻徹遠心矣夫識緣感領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縣世罔傳敢作銘曰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楹望景延除積

清風露

藝文類聚初學記竝作路

合一作舍

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

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

本集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四

藥奩銘

歲實走九生獸墮牆時無蹶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煙靈飛

一作神靈生

光繩文電衣、龍綵雲裳、九芝八石、延正邊斜、二脂六髓、振袞返華、毛姬簡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積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蝨牀、故不世不可言、服未達不可言、當眩精遊、目是

乃爲良

本集

石帆銘

應風刮流息、石橫波下、灑地紉上、獨星羅吐

藝文類聚作牽湘引漢歎

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泓譎、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互海窮

陰、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藝文類聚作逐鬱浪雷沈在昔鴻荒刊

啟源陸表、裹民邦、經緯烏服、瞻貞視晦、坎水異木、乃剡乃鏡、既列

旣歿、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

安、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雷御不還

藝文類聚作穆戎徒遂雷昭御不還

悲猿鶴、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採龍鷄、規氣

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麻、二嶠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

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赫鱗、帝子察殂、青山斷河、
后父沈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本集此文類聚八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烟、超工八法、盡奇六文、鳥
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
鷺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珪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繁髮
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鎡、故仙芝煩弱、旣匪足雙、蟲虎瑣
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本集

瓜步山揭文

歲含龍紀、月巡烏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充、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
途北眺、瓊鄉南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
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駛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
哉、古人有數寸之簾、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

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已因迴爲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鬪毀宮，豪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汎河浮海之高，遺金堆璧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木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朗

朗

魏書
作殷

字義利汝南安成人元嘉中爲南平王鑠冠軍參軍太

子舍人司徒主簿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尋解職復起
爲通直郎孝武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呂上書忤旨
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稱疾去職尋丁母
憂有司承旨奏其居喪無禮鑠附益州於道殺之

上書獻讜言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賓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
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靡亂餘重日宮廟遭不更
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尙行於
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

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目方然。陛下旣基之。曰孝。又申之。曰仁。民所疾苦。敢不略慮。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放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曰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曰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拔。曰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目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善執。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曰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准。曰北。萬匹爲市。從江。曰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

錢曰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城滋養悉執紵麻蔭巷綠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曰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曰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曰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曰爲價田進一畝度曰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曰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榷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思賊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曰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糴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

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百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召聘妻妾，大布可召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合，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放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匊，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飢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已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養，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呂南在所皆穢，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愛食者，悉令就佃淮南。

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曰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通渭靈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曰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使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曰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曰敗皆反此也今人知

不曰羊追狼、獬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曰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曰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獨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曰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勳。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佞頗謬虛實、怨怒實眾、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勅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效曰蒐狩之禮、習曰鉦鼓之節、若假勇曰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曰國

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敘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敘之不敘一至於於是今士大夫曰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魏書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諷魏書作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曰革魏書其風案今士大夫已下又見魏書劉駿傳周朗作周殺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曰其哀病衷出故制同外輿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甚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啟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曰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曰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

阜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曰此情禮妃，曰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曰使，一豎之家，列豎曰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鞞曰遊遊，飾兵曰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曰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曰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竝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曰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

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曰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亂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曰周典爲式變名曰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曰服車騎容衛當職曰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消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帥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辭且帝子未官人誰爲賤但宜詳置

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
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
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
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
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
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
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
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
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
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紱博求其用制內外官與官之遠
近及仕之類令各曰所能而造其室降情曰誘之卑身曰安之然
後察其搆唇吻樹頰腋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
數四問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曷正惇柔之倫難曰檢

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指賢明悉舉矣。又俗好曰毀沈人，不察其所曰致毀，曰舉進人，不知測其所曰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舉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曰階級限，不應曰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廣弘明集作穢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淡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廢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廣弘明集作之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廣弘明集作餘則隨其誠行，各

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旨往者雖俟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旨祈祝從之而已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旨之而甚今脩隄旨北置園百里峻山旨右居蠱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使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湊理之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

敢昧死。臣陳唯陛下察之。宋書周顒傳時顒嘗言官議言班士書又略見通典十四廣弘明集六又略見

魏書劉駿傳

臣爲周廢版

報羊希書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張視已反。覆獄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目何術。而能每降恩。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銜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國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呂炎軒之德。豈輔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日匈奴。歟。愴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運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

案案書
二作一

之論不與。至反曰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維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曰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賞，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土，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曰馳志之時，求予曰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曰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曰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曰殞海之鬢，望鼓颺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凱振翻於軒霽之間。其不能具陪淥水，竝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曰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二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猴卿，腐鳩梁錦，實迺意天后，睨日羽人。次則刻心掃智，剖命

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
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揚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旬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迹，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
改觀，其末則饜糈而出，望旃而入，結冤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
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調覺逆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罷，捐募遺憂，夷毀銷與，
呼噏曰補其氣，繕嚼曰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
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
轍，穀稼是訟，自絕世豪之願，應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擔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
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微，籬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
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依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
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鄆，肅尋伊瀛，俯眺燕隴，邪

履途衛視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回，物好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已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滅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口，被誅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起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後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自報也，不爾便環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

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何奴於北
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籠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宋書周勛傳
元嘉二十七年

羊江夏工義恭出鎮彭城府主簿羊希從
行與朗書賊之物令獻進奇策朗報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八終